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

巴黎圣母院



连环画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

巴黎圣母院

Bali Shengmuyuan

原著：〔法〕雨果

改写：亦点



连环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Hugo,V.)著;亦点改写.-北京:

连环画出版社,2005.1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

ISBN 7-5056-0559-3

I.巴... II.①雨...②亦...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1120 号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

巴黎圣母院

Bali Shengmuyuan

原著:[法]雨果

改写:亦点

绘画:魔法熊工作室

封面设计:奇艺堡图文

责任编辑:李雪竹

连环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邮编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4.75

字数:80 千字 插页:10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第 2 次印刷

ISBN 7-5056-0559-3

印数:5001-12000 定价:8.80 元



内容简介

吉普赛女郎爱斯梅拉达，美丽善良、快乐热情，她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广场里。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被爱斯梅拉达的美貌所吸引，他的被禁欲主义所压抑的情感蠢动起来，疯狂地爱上了她。他不择手段地想占有爱斯梅拉达，在罪恶的情欲支配下，他的追求竟变成了迫害。而外表丑陋的卡西莫多在爱斯梅拉达被送上绞架的时候，英勇地救了她……

作品情节离奇，富有戏剧性。作者用“灵魂和心灵”塑造人物，用“想象、多变、幻想”来浇筑作品，使这部小说达到了浪漫主义创作的高峰。

作者雨果（1802——1885），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家、剧作家。《巴黎圣母院》是他的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

巴黎圣母院

Bali Shengmuyuan

目 录

选举狂人教皇	1
广场上的舞女	6
奇特的婚礼	11
爱斯梅拉达的心事	19
副主教与弃婴	24
钟楼怪人	29
荒唐的判决	34
帕盖特的悲惨故事	39
一口水,一滴泪	47
风流倜傥的卫队长	52
邪念初露	55
滑入深渊	60

难兄难弟	65
午夜凶案	72
屈打成招	79
地狱里的谈判	89
敲钟人劫刑场	95
陶土和水晶	100
死灰复燃	108
惨烈的营救	114
恶魔现原形	123
命运的捉弄	130
恶有恶报	138
殉葬的爱情	143





选举狂人教皇

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这一天，正巧是两个重要的节日——主显节和狂人节，人们按习俗要在河滩放焰火，在布拉克小教堂种植五月树，在司法官演出圣迹剧，所以一大早，巴黎城里的居民们就被震天的钟声吵醒了。

成群的市民涌到司法官广场上，挤进一座富丽豪华、光彩照人、哥特式风格的大厅，等待观看即将在这里上演的圣迹剧。今天要上演的圣迹剧是一位名叫彼埃尔·格郎古沃的穷诗人创作的，因此他早早地挤在人群里，翘首盼望着快快开演。

可是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一动静也没有，市民们在烦躁不安、吵吵闹闹中等待了整整一个上午，直到大钟敲响了正



Bali Shengmuyuan

巴黎圣母院

午十二点，才见红衣主教大人陪同着奥地利大公派来的弗朗德勒使团代表们姗姗来迟。

圣迹剧总算正式开演了，喧闹的市民们也渐渐安静下来观看。可是剧情枯燥乏味，四个涂脂抹粉的演员站在台上一动不动地念着干巴巴的诗词。一些乞丐开始捣乱，再加上青年学生的抗议，使台上的演出逐渐被喧闹淹没，最后连主教大人都开始闭目念起日课经来了。

终于，贵宾看台上站起一个身躯魁梧、肩阔膀圆的家伙，这人是弗朗德勒使团中的一位袜商雅克·科珀诺尔，他声如雷鸣地大声嚷嚷着：“巴黎的市民绅士先生们，你们叫做圣迹剧的这个玩艺儿，实在没劲透顶！本来告诉我的是什么狂人节，他们至少也应该给我们跳一个吉卜赛舞假面舞什么的啊！”接着，他倡议大家来玩选狂人教皇的游戏，“你们要不要学我们家乡的方式选你们的教皇呀？好玩得很！”

挤在市民观众中间的剧作者格郎古沃又惊又恼，可是也没办法，因为大家对科珀诺尔的倡议都热烈地表示赞同。红衣主教也很尴尬，只好推说还得去做晚祷，带着他的全部人马，狼狈不堪地提前退场了。

于是，一切就按照科珀诺尔的主意做起来了。观众们一齐动手，将小教堂门楣上面那扇花瓣格子窗的一块玻璃砸

碎，露出一个石框的圆洞，约定每个竞赛者从这圆洞伸出脑袋扮怪相。不知从何处弄来两只大酒桶，马马虎虎擦了起来，人只要爬上桶去便够得着那个圆洞了。

第一张露出窗洞的脸孔，眼皮翻起，呈现血红色，嘴巴张开成血盆大口，额头皱得像帝国骑兵的靴子，大家一看，爆发出一阵难以抑制的狂笑。接踵而来的是第二个、第三个，随后又是一个，接着又再一个。笑声，快活的跺脚声，始终不绝于耳，并且一浪高过一浪。一连串面相接二连三出现，形形色色，奇形怪状，从皱巴巴的初生婴儿直至皱纹纵横的老太婆，还有各种宗教上的神怪幻影和猪头马面之类。什么学生，什么御使，什么市民，什么男人，什么女人，全不复存在；只见一片乌烟瘴气，狂呼乱叫，丑态百出。

突然，大厅里迸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地动山摇的欢呼声。狂人教皇选出来了！

“绝了！绝了！绝了！”四面八方民众一齐喊着。

果然，这时从花瓣格子窗的圆洞伸出来的那个怪相，光彩夺目，妙不可言——那个四面体的鼻子，那张马蹄形的嘴巴，那只被茅草似的棕色眉毛所堵塞的细小左眼，那只完全被一个大瘤所遮盖的右眼，那上下两排残缺不全、宛如城堡垛子似的乱七八糟的牙齿，那沾满浆渣、上面露着一颗象牙



般大门牙的嘴唇，那像开叉似的下巴，特别是笼罩着这一切的那种表情，狡黠、惊愕、忧伤兼备。

全场一致欢呼。有人把这位当仁不让的狂人教皇高举着抬了出来。众人一看，惊讶得叹为观止：原来这副怪相竟然不是扮出来的，而是他的真面目！更恰当地说，他整个人就是一副怪相。一个大脑袋，红棕色头发竖起；两个肩膀之间耸着一个偌大的驼背，与其相对应的是前面鸡胸隆凸；大腿与小腿，七扭八歪，两腿之间只有膝盖才能勉强并拢，从正面看去，活像两把月牙形的大镰刀；宽大的脚板，巨大无比的手掌。这位刚刚选中的狂人教皇，简直是打碎后又胡乱焊接起来的一个巨人。

这样一个独眼巨人出现在小教堂的门槛上，民众一眼便认出他来，异口同声喊叫起来：

“是卡西莫多，那个顶呱呱的敲钟人！是卡西莫多，圣母院那个响当当的驼子！独眼龙卡西莫多！瘸子卡西莫多！绝了！绝了！”

成为喧闹对象的卡西莫多，一直站在小教堂门槛上，神情阴沉而庄重，任凭人家赞赏。

有个学子走到他跟前，对着他的脸大笑，未免凑得太近了。卡西莫多一言不发把他拦腰抱起，轻轻一抛，把他从人

群中扔到十步开外。

科珀诺尔惊叹不已，也凑近去。

“他妈的！圣父啊！你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美的丑八怪。你不但在巴黎，就是在罗马也配得当教皇的。”

有个老姬向科珀诺尔君解释说，卡西莫多是个聋子。

“嘿！我认识他。”人群中有个青年学生约翰喊叫起来。“他是我哥哥副主教的敲钟人。——你好，卡西莫多！”

这时，那些乞丐和学生们一拥而上，给卡西莫多穿戴上纸做的皇冠和滑稽可笑的道袍，然后让他坐在一副五颜六色的担架上，狂人帮会的十二名头目随即把他扛起来，众人又叫又闹地涌出了司法官大厅，将一班还在机械地表演的演员、三三两两心不在焉的老幼妇孺观众丢在了后面。那支衣衫褴褛、闹闹哄哄的游行队伍先在司法官各长廊转了一圈，然后又到外面大街小巷去闲逛。



Bali Shengmuyuan

巴黎圣母院



广场上的舞女

夜幕降临了。垂头丧气的彼埃尔·格郎古沃从司法官出来，街上已是一片昏暗。

剧本演出惨遭挫败，赏钱当然拿不到了，他不敢回到草料港对面的水上谷仓的寓所去；他还欠着六个月的房租，一共十二巴黎索尔，相当于他所有财产价值的十二倍，包括他的短裤、衬衫和铁面盔都估计在内。他盘算片刻，只得动身穿越司法官广场到老城去寻找露宿之处。

正在这时，狂人教皇的游行队伍正大喊大叫，火把通明，还奏着乐曲，浩浩荡荡蜂拥而来，挡住了他的去路，格郎古沃只好绕道来到河滩广场。他全身都冻麻木了，急忙向广场中央燃烧得正旺的焰火走近去。然而，焰火四周人山人

海，围得水泄不通。

上前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在人群与焰火之间宽阔的空地上，有个少女在跳舞。

这是一位吉卜赛少女，身材不高，肤色棕褐，可苗条的身段修长优雅。她在一张旧波斯地毯上翩翩舞着，旋转着，两只圆润净洁的手臂高举过头，把一只巴斯克手鼓敲得嗡嗡作响；只见她的头部纤细柔弱，脸蛋儿容光焕发，一双乌亮的大眼睛目光如电。她就这样飞舞着，转动起来如胡蜂那样敏捷；身著金色胸衣，平整无褶，裙子色彩斑斓，蓬松鼓胀；双肩裸露，裙子不时掀开，露出一对优美的细腿；秀发乌黑，目光似焰。她周围的人个个目不转睛地看着，嘴巴张得大大的。

在千万张被火光照得通红的脸孔中间，有一个身穿教士服的严峻阴郁的男人十分专注地凝望着这位舞女。这个男子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岁；却已经秃顶了，两鬓还有几撮灰白的头发；宽阔的额头上刻着一道道皱纹；然而，那双深凹的眼睛里却迸发出非凡的青春火花、炽热的活力和深沉的情欲。

吉卜赛少女跳得气喘吁吁，终于停了下来，围观的人群热烈鼓掌。

“丽丽！”吉卜赛少女喊了一声。一只雪白漂亮的小山羊



Bali Shengmuyuan

巴黎圣母院

从地毯的角落跑过来，敏捷，机灵，油光闪亮，角染成金色，脚也染成金色，脖子上还戴着一只金色的项圈。

“丽丽，轮到你了。”跳舞的女郎说道。她坐下来，把手鼓伸到山羊面前，问道：“丽丽，现在是几月份？”

山羊抬起一只前脚，在手鼓上敲了一下。果真是一月份。观众立刻报以掌声。

“丽丽，今天是几号？”少女把手鼓转到另一面，又问道。

山羊抬起金色的小脚，在手鼓上敲了六下。

“丽丽，”吉卜赛女郎把手鼓又翻了一面，再问道。“现在几点钟啦？”

山羊敲了七下。就在这时候，柱子阁的时钟正好敲了七点。

“这里面准有巫术！”秃头教士用阴沉的声音说道，可是观众热烈的掌声压过了他的声音。少女又先后要求小山羊丽丽摹仿城防手铳队队长吉夏尔·勒米大人走路，和检察官雅克·夏尔莫吕大人布道，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吉卜赛女郎托着手鼓向观众请赏，各式各样的钱币雨点似的纷纷落下。

“你还不滚开，吉卜赛蚱蜢？”从广场最阴暗角落里传来

一个尖锐的声音喊着，原来是罗朗钟楼的隐修女。孩子们乱哄哄大笑，叫嚷起来。

这时，狂人教皇的游行队伍高举着火把，吵吵闹闹，抬着新当选的狂人教皇——圣母院的敲钟人、驼子卡西莫多，得意洋洋地走进了河滩广场。

正当他们耀武扬威之时，人群中猛然闯出一个人来，怒冲冲把卡西莫多手中作为狂人教皇标志的金色木头权仗一把夺了过去。大家一看，无不大吃一惊。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正是那个秃头教士。格郎古沃一下子就认出他来：“真怪！这不正是我的老师，唐·克洛德·弗罗洛副主教吗！他要对这个独眼龙丑八怪搞什么鬼把戏？这独眼龙会把他生吞活剥的。”

果然，随着一声恐怖的叫喊，可怕的卡西莫多急忙跳下了担架，妇女们吓得连忙移转视线，不忍心看见副主教被撕成碎片。没料到卡西莫多竟然双膝跪倒，低下头合起双掌，任凭教士一把扯去他头上的教皇冠，折断他的权仗，撕碎了他身上那缀满金箔碎片的袍子。接着，只见他俩用暗号和手势进行奇特的交谈，因为两人都没开口。教士站着，气急败坏，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卡西莫多跪倒在地，低三下四，苦苦哀求。



Bali Shengmuyuan

巴黎圣母院

末了，副主教狠狠地摇晃着卡西莫多强壮的肩膀，要他站起来跟着自己走。卡西莫多顺从地站了起来，跟着他走去，并用凶狠的表情阻挡住那些企图攻击秃头教士的人们。人们无可奈何，只好眼睁睁看他俩消失进一条漆黑的小胡同。



奇特的婚礼

广场上的狂欢人群渐渐散去，穷诗人格郎古沃才想起自己的辘辘饥肠，而且他还没有找到睡觉的地方呢。他看见那跳舞的吉卜赛少女牵着小山羊朝一条小街走去，也昏头昏脑地跟了上去。“反正她总得住在某个地方吧；而吉卜赛女人一向心肠好——谁知道呢？……”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默默走在那个少女的后面。

街道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冷清了。吉卜赛少女拐过一个街角，突然发出一声尖叫。格郎古沃急忙赶上去，借着昏暗的灯光，看见有两个汉子正抱住吉卜赛女郎，竭力堵住她的嘴，不让她叫喊，她拼命挣扎着。可怜的小山羊吓得魂不附体，咩咩直叫。